



重建夜郎古国并非发展贫困县经济唯一路子

中国历史上神秘的三大古国命运各异;楼兰古国消失在沙漠,大理古国成为著名的旅游目的地,夜郎古国仅在人们脑中留下一句“夜郎自大”的成语。

真假曹操墓尚且争论不休的时候,湖南新晃和贵州因为夜郎古国的属地再次争得“面红耳赤”。新晃搬出各种证据论证,贵州学者更是当仁不让,针锋相对。

夜郎国首府究竟在哪里,史料并没有记载,故而今天的众说纷纭充其量都只是猜疑的结果,只能是让人半信半疑,真不知道这样的争论到底会有多少价值。假若突然发现夜郎王的坟墓所在,相信会有更多的人争得头破血流。怪只怪中国的历史帝王出得太少了,多一些帝王辖地,就多一些名胜古迹,多了一些无价之宝。

历史文化的价值于当今商业来说,作用也是不可估量的。比如一句“牧童遥指杏花村”的诗句,让杏花村酒闻名全国。不可否认的是,杏花村酒很大程度上是靠贴上历史的标签出名的。但其出名并非完全靠恢复杏花村原貌,然后在村里建一个杏花村酒厂等等,靠的是古诗文独特的文化内涵,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能引起人共鸣的东西。

古老的东西到处都有,价值不尽相同。假若什么东西只要是古老的就都珍贵,都能使地方一鸣惊人,则这种宝贝各地都有,有什么古董比我们脚下的土地更古老?我们有必要把大量的土地整得满目疮痍,只为还原历史原貌?中国的疆域数元朝最大吧?如果还原历史地貌和民俗风情真有这么大的经济价值的话,我们何不把整个国家的地貌都恢复到元朝的模样,所有的民众身着元服,恢复元朝的生活习性何如?这样,中国不就成了世界最最著名的旅游胜地,中国岂不是将一夜暴富!

一些古迹名胜之所以能受到世人青睐,是因为历经世事沧桑,积淀了深厚的历史文化,并被数代人逐渐认同。很难预料,新晃斥巨资即将打造的“宫廷文化、民俗风情、万国使馆、雀巢农耕”,究竟会吸引多少人对这个历史的“赝品”感兴趣?如果新晃把这巨资投入到现有的侗族风情、地域特色展示、或者民生工程建设,说不定收效会更大。

挖掘本地的人文历史,树立地方旅游品牌,发展地方经济,是现今各地政府的惯用手法。不可忽略的是,发展旅游经济也并非复古这条唯一的路子可走。今日之香港、深圳,不都是靠现代特色、现代繁华取胜的么?

(摘自《红网》文/蒋曙辉)



日前,记者带着诸多疑问,深入湘黔两省交界处的新晃侗族自治县实地调查,并采访了当地政府和开发企业有关负责人。

重建有价值吗?

记者:新晃县重建“夜郎古国”,其依据就是一些历史传说吗?

黄志清(新晃县夜郎文化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):据《旧唐书》及《辞源》记载,唐宋时期都曾在新晃县设置夜郎县,唐朝在新晃置夜郎县历时275年之久。清道光五年编的《晃州直隶厅志序》中写道:“晃州古夜郎国,在楚为边陲地,在黔为接壤区”,则明指新晃古属夜郎

■场外声音 I

50亿建“山寨”夜郎国的经济审视

□毕晓哲

一个在中国历史上早已消失的部落国,值得今天的地方政府耗费50亿元重建吗?这恐怕是一个很值得争议的问题。在考量值得与否上,首先要测算其投入与产出是否成正比。湖南新晃县具有多大的财力支撑,笔者专门查询了一下该县财政局网站的相关信息。网站显示,2009年该县财政总收入首次突破亿元大关,达到1.1亿元。如果该县不存在任何预算性开支,也就是说在“不吃不喝”的情况下,新晃县要想完全偿还重建夜郎国的50亿元的债务,必须发扬“子子孙孙无穷匮也”的愚公移山的精神至少需要偿还50年。

这个数据核算当地政府不可能

■相关链接 I

抢注“夜郎”为哪般?

史料显示,古夜郎形成于战国、衰败于隋唐,涉及地域广大西南,又经过一两千年的历史演变,由于其历史原貌与都邑所在史籍少有记载,对于夜郎古国的疆域、中心区域、主体民族、存在时间等问题,学界一直存在争议。

看到新闻,首先被雷到的是新晃县领导的大手笔、大气魄。资料显示,新晃是湖南省一个不发达小县,2009年财政总收入才刚刚突破亿元大关,打造50亿元的“夜郎古国”,让人多少联想到那个不太美妙的成语:夜郎自大。

当然,我们决不能低估某些地方官员的能量。市场化时代,他们完全能够通过手中缺乏监控的权力,与开发商一起制造出各种各样的奇迹来。一个明显例子,近年来各地红红火火的拆迁造城运动,虽然制造了高房价和“鬼城”,却让不少地方GDP坐着火箭攀升。按照新晃县新通过的旅游发展规划,“夜郎古国”项目规划用地30平方公里,这也就意味着,不久的将来,一场由政府主

50亿重建夜郎“烧钱游戏”还是“富民工程”?

湖南新晃县10月16日在长沙召开“夜郎文化旅游项目策划报告”评议会,开发企业宣布拟投资50亿元打造“夜郎古国”。一时间,“50亿元、夜郎古国、30平方公里”等关键词引发一些公众质疑,贵州部分县市也加入“夜郎国之争”。

国。从所属关系看,新晃是古夜郎属地已是不争的事实。

新晃现在的侗语也保留了夜郎文化遗风,夜郎古语中的一些常用词,与新晃侗语几乎完全一致。

记者:前段时间国内一些地方争“西门庆故里”,引发社会质疑。“夜郎自大”这样的文化遗产也带有贬义色彩,政府投入巨资重建“夜郎古国”有价值吗?

黄志清:古时候,由于交通闭塞、信息不灵,滇王和夜郎王都不知汉朝有多大,他们带着虚心求教的口气问向哪个大些,也是情理之中的事。后人把“自大”的罪名独加到了“夜郎”头上,这是一种误解,从另一个方面讲,这更说明了古夜郎人的包容、自信。我们开发夜郎文化,就是要让人们去挖掘它、认识它、了解它。让大家认识“夜郎精神”中的谦虚、开放、自强、自信,并不是“夜郎自大”,而是积极向上的。这跟国内有些地区争“西门庆故里”有着本质区别。

谁为50亿巨款“埋单”?

记者:50亿元投资数额是如何算出来的?

欧阳天良(湖南玖联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):这个旅游文化开发项

■场外声音 II

50亿建“山寨”夜郎国的经济审视

不懂,据介绍,该项目规划用地30平方公里,在策划中充分考虑了新晃特有的峡谷地貌和浓郁的宗教氛围,最早明年开工建设,预计2020年完工。项目投资方表示,希望通过项目建设能让更多人分享神秘的夜郎文化,预计建成后每年来当地的游客将达500万人次。

500万人的确不是个小数目,问题是预估的数据谁又敢保证落到现实?但仅有投入却没有产出的多的



50亿建“山寨”夜郎国的经济审视

去了,比如位于郑州市的“官渡之战”古战场旅游区,开业之初游人如鲫,但次年即开始每天门票收入不足30元,门口长满杂草,1680万元投资也基本打了水漂。重建夜郎国以后又会怎样?前景同样未必乐观。

“文化搭台,经济唱戏”似乎已成为个别地方屡试不爽的发展模式。但充斥着铜臭气息的“文化发掘”和保护也只会让文化变味。就夜郎国之争就已有些年头了,不仅湖南新晃在争,贵州的部分县市也在争,我们抛开夜郎国的争议本身,去年就有媒体报道称,当地政府为了证明古代“夜郎国”就在新晃,不是调动学界力量,而是霸王硬上弓,直接将辖区之内自然景观人文建筑,择其显眼处,统统冠以“夜郎”之名。于是一

50亿建“山寨”夜郎国的经济审视

要理由。历史上,夜郎王的一句“汉孰与我大?”让世人贻笑千年,“夜郎”一词在国人在心目中也多少有些负面。当下,各地竞相抢夜郎,难道是在争抢名声不太好的祖宗?当年,国家民政部一位官员去西南考察时,被古夜郎的文化所吸引,夸赞说:如果国茅台的无形资产值70亿元,那么夜郎这个品牌含金量将高达700亿元。这句话足以道出夜郎之争的根源所在。近年来,夜郎之争不仅在省与省之间,就是在各省的内部之间,也在打内战,比如一个贵州省就有遵义、桐梓、石阡、赫章、普安、普定

等县市在争夺和抢注“夜郎”。

目是企业投资。作为投资商,我们公司注册资金为5000万元,对于“夜郎文化旅游”项目,公司请专业单位设计概念性规划,概算总投资额是50亿元。

这个“夜郎文化旅游”项目,包括建设“夜郎古国、夜郎大峡谷、燕来寺、舞水长廊”4大组团共20个分主题景区。50亿元的投资中,还包括投资约6亿元新建一家超五星级酒店。该项目最早明年开工建设,预计2020年完工,建成后每年游客有望达500万人次。

记者:50亿元重建资金是否要靠银行贷款?谁来为这笔巨额贷款进行担保?地方政府会吗?

蒲学东(新晃侗族自治县商务局局长):重建“夜郎古国”的50亿元,政府不会出一分钱,全部来自民间投资。包括项目策划、规划与建设费用都是投资商投入。截至目前,全国已有50多家民间企业涌入新晃开发夜郎文化项目。

欧阳天良:50亿元投资中,不全是我们湖南玖联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的钱,还包括机构融资,增资扩股,银行信贷等。我们采取分期投资的方式,先期投入5亿元至7亿元,等建好一部分项目之后,再作为抵押物向银行贷款,进行滚动开发。

■场外声音 III

50亿建“山寨”夜郎国的经济审视

夜间,该县便夜郎洞、夜郎府、夜郎路、夜郎门、夜郎桥、夜郎宾馆、夜郎客栈……一字儿排开,以如此“结论”告诉过往宾朋;这,就是夜郎!

文化争论尚属于学术争论范畴,未必会直接给当地经济造成无可估量的损失。而继前几年的夜郎国所在的“文化争论”之后,当地政府急不择食地宣称要耗费50亿元重建夜郎国,这几乎标志着个县要倾全县之财力物力去操作“重建一事”,也几乎是完全将全县人民的社会民生发展福祉“押”到了夜郎国这个“宝”上。真不知道,如果“泡沫”破灭、如果最终投入50亿之后没有达到预计的年旅游人员500万标准,那么债务由谁来承担?

(摘自《新华网》)

贫困县能借此致富?

记者:据了解,新晃县是湖南省重点扶持的贫困县,有人据此质疑重建“夜郎古国”是搞“政绩工程”,认为应把人力物力用到脱贫致富上,你们怎么看待?

潘其均(新晃县财政局副局长):这个招商项目全部由湖南玖联建设股份公司策划投资,政府要做的就是服务和规范工作。新晃作为贫困县,很重视民生问题,今年前三个季度,全县财政用于民生支出超过2.5亿元,同比增长近18%,约占财政总支出的70%。正因为贫困,我们需要引进外来资金,通过挖掘夜郎文化,发展旅游经济,推动强县富民。

记者:有人质疑一个贫困县巨资开发“夜郎古国”项目纯属“夜郎自大”,你们认为这是个什么样的工程?

吴吉礼(新晃县旅游外事侨务局局长):开发“夜郎古国”是一个“富民工程”,它关联了当地40多个产业,跟民生息息相关。新晃县旅游在湖南相对处于劣势,借助“夜郎”品牌提升自己的旅游资源无可厚非。但我们也认识到,要把无形的品牌优势把握好,才能获得游客的认同。

(摘自《城市快报》)

50亿建“山寨”夜郎国的经济审视

近年来,“遗产”争夺战在全国各地接连上演,而且出出都是大戏、“好”戏。最近的是有关曹操墓之争,先是河南安阳宣称发现了汉魏大墓,最后相关部门确认为曹操墓。于是,与安阳争曹操墓争了多年的河北邯郸坐不住了,真假曹操墓之争,竟然远远超出考古范围,变成文化问题,甚至成了社会问题。而在性质的演变中,两地的民众、专家学者、官员等都以适当方式或粉墨登场或暗中助力,为了一个“曹操究竟死到哪了”的问题争论不休。

显然,争夜郎古国要比争曹操墓更容易一些。不需要挖出夜郎遗址,也不需要找夜郎国后裔的DNA,甚至不需要充足的史料——因为神秘消失的夜郎国除了留下“夜郎自大”外,史料有限。于是,湖南方面就有了发挥余地,利用50亿重建夜郎古国,并叫夜郎文化。其实,是不是夜郎古国,已经不重要了;重要的是有那么一个名为“夜郎古国”的人造景观、人造文化,旅游经济自然接踵而来。项目投资方表示,希望通过项目建设能让更多人分享神秘的夜郎文化,预计建成后每年来当地的游客将达500万人次。可见,文化是假,经济是真。

马未都先生说考古造假有两种:一种是今人造假,一种是古人造假。古人造假蒙蔽今人——也是假的。我在想,我们大肆打造文化旅游景点,甚至“找不到证据,先建起来再说”的做法。若干年后,我们的后人该怎么辨认?比如湖南50亿要搞起来的夜郎古国。等到几百年,甚至上千年,后人会不会拿这样的“夜郎古国”“夜郎文化”当真?毕竟,将不仅有“夜郎古国”的实物为证,还有很多专家学者的鼓与呼。

如果古人对我们不负责,如果古人也有争夺文化遗产,用文化景点赚钱的癖好,如果古人也胡乱弄一个什么古国、古文化,那么还会有我们纯洁的文化遗产吗?

(摘自《渤海早报》文/王黎)

我们只是人类发展中的一瞬,当我们成为化石、成为过去,未来的人们面对我们今天用经济之手搞起来的伪文化,他们会作何评价?肯定会说,这也是造假,古人造假而已

文化是假经济是真

湖南新晃县16日宣布,将斥资50亿元人民币重建“夜郎古国”,打造成独具魅力的夜郎文化休闲度假区。而对于湖南方面的“争抢”,贵州的文化学者纷纷发文反击,指出历史表明夜郎国首府在黔北不在湖南。

湖南新晃50亿重建夜郎古国,那么,与湖南一直争夜郎的贵州会不会反击?这种担心并不多余。据介绍,即将动工建设的渝黔高速铁路途经贵州桐梓县夜郎镇,铁道部拟在此设站,结果在站名的问题上就让两省打起了嘴仗。如今,湖南方面以既成事实的方式争夜郎,贵州方面岂能坐以待毙?而如果贵州桐梓或其他县也来个以牙还牙,那财政公款又将有多少打水漂?



近年来,“遗产”争夺战在全国各地接连上演,而且出出都是大戏、“好”戏。最近的是有关曹操墓之争,先是河南安阳宣称发现了汉魏大墓,最后相关部门确认为曹操墓。于是,与安阳争曹操墓争了多年的河北邯郸坐不住了,真假曹操墓之争,竟然远远超出考古范围,变成文化问题,甚至成了社会问题。而在性质的演变中,两地的民众、专家学者、官员等都以适当方式或粉墨登场或暗中助力,为了一个“曹操究竟死到哪了”的问题争论不休。

显然,争夜郎古国要比争曹操墓更容易一些。不需要挖出夜郎遗址,也不需要找夜郎国后裔的DNA,甚至不需要充足的史料——因为神秘消失的夜郎国除了留下“夜郎自大”外,史料有限。于是,湖南方面就有了发挥余地,利用50亿重建夜郎古国,并叫夜郎文化。其实,是不是夜郎古国,已经不重要了;重要的是有那么一个名为“夜郎古国”的人造景观、人造文化,旅游经济自然接踵而来。项目投资方表示,希望通过项目建设能让更多人分享神秘的夜郎文化,预计建成后每年来当地的游客将达500万人次。可见,文化是假,经济是真。

马未都先生说考古造假有两种:一种是今人造假,一种是古人造假。古人造假蒙蔽今人——也是假的。我在想,我们大肆打造文化旅游景点,甚至“找不到证据,先建起来再说”的做法。若干年后,我们的后人该怎么辨认?比如湖南50亿要搞起来的夜郎古国。等到几百年,甚至上千年,后人会不会拿这样的“夜郎古国”“夜郎文化”当真?毕竟,将不仅有“夜郎古国”的实物为证,还有很多专家学者的鼓与呼。

如果古人对我们不负责,如果古人也有争夺文化遗产,用文化景点赚钱的癖好,如果古人也胡乱弄一个什么古国、古文化,那么还会有我们纯洁的文化遗产吗?

(摘自《渤海早报》文/王黎)